黑字:張軒
藍字:黎安

假日的午後，704號房裡傳來了難得可聽見的怒吼聲。
「小八——！！！」
在聽見那怒吼聲的時候小八就知道自己做的壞事被發現了，於是立刻從尚未關上的房門衝出房外向外逃竄。
腦中思考著可以逃到哪裡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總是跟張軒很要好的，並且身為張軒伴侶的那位白髮少年，而且少年也有養一隻貓或許可以減緩張軒的怒氣。
憑藉著腦中的記憶奔跑到四樓後在405號房門前停下。
「喵——」
「喵嗚——」
然而不管怎樣呼救房門都沒有打開的傾向，他一時心急隨便找了一個放在走廊上的鞋櫃就躲了進去，當作暫時的避難點。

被木櫃限縮為方型的視野裡僅是無人的通道，靜得能直接聽見隔牆之外的車水馬龍，彷彿包圍著牠的世界全然靜止，只剩外圍還自顧自地撇下一切轉動。
再等一下罷，小八暗忖，縮成足以減少不安的球裝，凝視著框型動口。期待著時間每分每秒流動後，出現任何一絲變化，最好是牠熟悉的氣味。

「喀達！」
突然，與原先預期相比截然不同的方向傳來開門聲，嚇得貓兒弓起背，全身毛如針般豎直。

「咦……？」
眨眼間，面前的小框闖入一張金髮少年面孔——沒見過的孩子，身上沾染了甜甜的點心氣味，以及一股奇妙的淡淡氣息，像木頭、像竹節，記得之前只有張軒坐在桌前時偶爾會嗅到那股氣息，那種味道的源頭似乎是人類用來儲存知識的物品。

「抱歉，沒注意到你……是誰家的孩子呢？」
少年抽起櫃內的鞋子時，灰藍色的目光流露出些許慌亂。但沒過多久又冷靜下來，一股腦地盯著躲在木櫃深處的小八眨眨眼。

「不要緊，我不會傷害你的。」
邊言，金髮少年有些謹慎地將指尖伸向了鞋櫃口。

看見朝自己伸來的指尖，小八僅是嗅聞一下，確認對方沒有敵意後收起了豎直的毛髮，但仍然縮在鞋櫃內不出來。

「小八——你到底跑去哪了？」

直到自己最為熟悉的張軒的聲音出現在不遠處後，反射性的想要出聲回應，但一想到現在的自己是做錯事逃跑的狀態下，又往鞋櫃深處縮了縮。

於此同時，外頭的少年似乎也注意到了遠方的呼喊聲，目光暫時從洞口轉開。
隨著呼喊聲越來越近時，只見那少年似乎在外頭站起身。

「張同學？怎麼了嗎？」

該不會是在和張軒搭話吧？方才那金髮孩子的話語裡有與飼主相似的音節，意識到這點的小八又退得更深了些。

「啊、是黎安啊。抱歉你有沒有看到一隻乳牛貓？他叫做小八是我養的貓，脖子上有一個鈴鐺項圈。」
張軒好不容易處理完小八做的壞事後，發現對方遲遲都沒有回到房裡，因此擔心的在各個樓層慢慢找，然而不管怎麼找就是沒有人目擊到蹤影。
隨著時間的拉長他也開始擔心了起來，只求對方不要是跑出宿舍了才好。

「鈴鐺……嗎？」
聞言，黎安將視線又轉回鞋櫃口。
就在方才，櫃內的小生物挪動時，確實發出了挺清澈的鈴聲罷。

「其實，我的鞋櫃裡好像有貓……但太暗了看不見花色。」
邊言，加拿大少年蹲下身子，引著張軒看向自己的鞋櫃口。

霎時，櫃內發出了細小的騷動。

「真的嗎！？」
聽見黎安所說的話，張軒立刻跟著蹲下身查看鞋櫃口，隱約的能看到一雙眼睛正在黑暗中閃爍著，無奈的是的確因為深處太暗的關係而看不到花色。
「小八？」
「喵…？」
總之先出聲試著呼喚，接著立刻就得到了回應，作為飼主他立刻就知道此刻躲在裡面的貓就是小八沒錯。
「啊——太好了終於找到你了…好啦別躲著了快出來吧。」
「……」

毫無反應。

「傷腦筋…難道你還在為我剛才罵你的事情生氣嗎？」
「……」

依然毫無反應。

「唔…抱歉黎安，我回房間去拿能引誘他出來的東西，在那期間能幫我顧一下這裡嗎？當然如果這期間能讓他出來更好，他大概還在介意剛剛闖禍被我罵吧。」
畢竟也不能讓小八一直躲在這裡，這樣會造成友人困擾因此他想早點處理完畢。

「嗯，顧著牠的話大概沒問題。但我想自己會選擇盡量不驚動牠就是了。」
邊言，黎安有些難為情地搔了搔面頰：

「如果把牠逼出來後一陣亂跑……大概會更難處理吧，這點上實在沒什麼把握。」

言迄，黎安蹲低了身子，將視線一股腦地投入鞋櫃內部。確認內裏的騷動漸漸平行下來時，轉頭望向身側的東洋少年：

「不要緊，我會負責看好牠，張同學上樓拿東西時也注意腳步喔。」

目送著張軒趕往通往七樓的階梯後沒多久，金髮少年靜靜轉過頭，將視線緊黏著洞口，又不敢投射至太裡面的位置。曾經在網路上檢索到一些說法，如果視線太黏著貓的話，大概會被過度警戒罷。

摺膝抱於胸前的少年沒過多久便將下巴擱上圍巾交疊的臂膀，略顯呆愣地盯著寂靜的洞口，思緒不由自主地蔓延起來。

不知道這孩子闖了什麼禍而被罵，才會嚇得躲在這裡呢？

...張軒已經離開了嗎？
注意到自己的飼主味道已經變淡，小八稍微地從鞋櫃內探出頭來，然而卻又在與眼前的金髮少年對上目光的瞬間嚇的縮了回去。
過了好幾秒，眼前的少年只是用著有些呆愣的眼神在盯著這四方型的洞口，按照張軒與對方談話的感覺來看應該不是什麼壞人。
這麼想著，又稍微的探出頭來試探性的發出了聲音。
「喵嗚？」

洞口微弱的貓叫聲令黎安驟然回過神，朝著洞口眨了眨眼，隱約望見鬍鬚末端搖曳。
「嗯……？」

沒過多久，是大隻水汪汪的貓眼透出洞口陰影，非常明確地是對著自己來的。
見狀，少年揚起微笑，雖說不確定對方聽不聽得懂，索性還是朝著鞋櫃內的毛絨絨的孩子低語起來：

「不會有事的，一時的生氣不代表他討厭你，不會有人因此傷害你的。因為……這就是家人吧。」

家人……嗎？
凝視著半探出頭的小八，黎安絲毫沒意識到自己的微笑裡挾雜了苦澀。

雖然並不是能清楚地聽懂眼前少年對自己說的話，但少年笑容中夾雜著的苦澀感他也曾在張軒臉上看過，於是小八緩慢地從鞋櫃內出來輕輕蹭了蹭少年的腿。
這是張軒在難過的時候自己經常對他做的事。
「喵——」

『沒事的。』
彷彿在這麼對少年說著。

當黑白毛色分明的腦袋探出櫃口，用牠粉色的鼻頭與面頰輕蹭著少年的膝頂時，黎安幾乎來不及反應。

雖然不太懂對方的用意——也許是懂的，只是此時的他並沒有太大的自信斷定是否為正確答案。

先不論小八此時用意為何，凝視著牠眯起綠眼蹭著自己的專注，內心揚起的暖意貨真價實。
「謝謝你，小八。」
至此，少年忍不住提起指節，就在快要觸上貓毛時，才乍然煞止。

突然觸碰牠的話，會不會引起對方的警戒呢？
意識到這點的黎安，不免猶豫起來。

因為蹭著腿而引起的些微動作，讓少年脖子上的圍巾垂了下來，小八盯著圍巾尾端處的鬚鬚忍不住伸手用肉球揮打著，隨著因自己的力道加大而擺動的越劇烈的鬚鬚，小八更是自己玩的不亦樂乎完全忘了自己已經走出鞋櫃這個遮蔽處的事情。

「小八...？」
直到張軒的聲音再度出現後他才嚇的停下玩圍巾的動作，迅速躲到了少年身旁縮成一球動也不動。
「啊—還在生氣嗎？嘛算了至少從鞋櫃裡出來了.....」
雖然對於小八這樣躲著自己感到有些受傷，但想了想自己也是難得開口罵他，會這樣躲著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雖然還是有點受傷就是了。

作為卡在張軒和小八之間「障礙」一般的存在，黎安頓時有種進退皆不宜的為難感。垂首望著貓兒縮得正緊繃，任意移動也非良策；但自己又沒有什麼足以打破僵局的建議可以提供給面前的東洋少年。

望著張軒遠比平時頹喪些許的眼神，無力與急躁感頓時同時湧起。
該做什麼才好？

回想著之前在異世界撿到梅德韋杰娃後，都怎麼觸碰對方令對方安心的，黎安如法炮製地審慎伸手，順著毛叢的方向輕輕滑過貓背尾端，溫潤的觸感中體會得到明顯的顫意。

究竟會起多少作用，黎安也沒什麼把握。
但至少，隨著幾次反覆下來，掌心間的顫抖似乎被安撫不少。

「小八.....？張同學在叫你呢？」

「小八，我已經不生氣了。所以回來吧...吶？」
隨著少年順著毛輕撫自己的動作，小八也稍微冷靜了下來。
張軒雖然手上拿著的是自己最喜歡玩的那款逗貓棒，但本人的臉卻滿是顧慮的神情。方才怒氣沖沖朝他大吼的樣子早已消失不見，有的僅是身為飼主對自己的擔憂。
也許自己不該再這麼躲著了，這麼想著的他緩慢從少年身旁起身後走向張軒並在他面前坐下。
「...喵嗚？」

「...！小八——！我擔心死你了找你找超久還以為你跑出宿舍了——！」
眼看小八終於肯靠近自己，張軒蹲下身將他抱入懷中蹭著。
「對不起啦我不該對你這麼兇的你只要答應我以後不要再吐在我剛洗好的衣服上就好——」
儘管不知道對方聽不聽得懂，但他還是邊蹭著邊說出了自己稍早前發怒的原因。
望著小八重新回到飼主懷中撒嬌的模樣，黎安這才鬆了口氣，慶幸這數十分鐘內他沒把事情搞砸。

「很高興能看到你們和好。」
盯著貓兒滿足的神色，頓時都覺得肩頭輕盈了不少。

「不過，這還是第一次見到小八呢。」
之前有幸從與張軒的閒聊中屢屢聽見牠的名字，這還是首次見到牠的模樣。湊近觀察時，只見小八清綠色的目光對著自己眨呀眨地，不免令金髮少年有些心動地揚起嘴角：
「是比想像中還可愛的孩子。」

「他很可愛對吧！」
見黎安稱讚起小八，張軒自豪的抱著他又蹭了幾下。
「畢竟他平常都待在房間裡嘛，沒有來我房間的話沒什麼看過他也是正常的。既然這樣的話黎安要跟他玩玩看嗎？反正我都把逗貓棒帶下來了。」
將懷中的小八放到地上，而小八這次也沒有展現想躲起來的樣子而是一如往常的黏在張軒腳邊安分地待著。

「啊，謝謝您。」
加拿大少年老老實實地接下了逗貓棒，才蹲下身子，卻一時困惑起來。
雖然之前在加拿大的老家也有養貓，但要說執逗貓棒這還是第一次。凝視掌中的細桿許久，黎安頓時不知該從何處下手起。

只要把釣餌拋向貓即可？
但印象中之前才在社群媒體上瞥見關於逗貓棒的使用方式等文章，果然只是不加思索地拋出去絕對是錯誤動作罷。如此一來該如何是好？

正當黎安還沉浸於苦思中無法自拔時，頸間的圍巾卻有了微小的動靜。回過神一望，是小八已經依循本能翻掌撥弄起圍巾尾端垂下的湛藍流穌。
這麼說來，方才張軒回到四樓前，這孩子好像也對自己的圍巾起了些許興趣。
見牠玩得陶醉的模樣，少年倒不忍阻止了，索性稍稍拉大了圍巾擺動的幅度，激起了毛孩子的興緻。

凝視著小八瞪大雙眼撥動流穌時的專注，原先少年們在這假日午後積累的怒氣，以及原先離開房間打算做的事，似乎皆不知不覺拋諸腦後了。

《END》